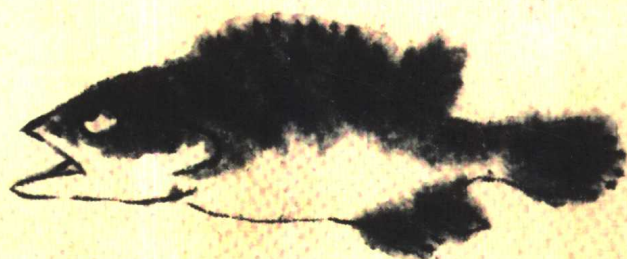


Biography of Ba Da Shan Ren with Picture

Album 传奇一生·传世画作·传神评说



周时奋 著

八大山人画传

山东画报出版社

大雅中外艺术大师画传丛书

八大山人画传

周时奋 编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大山人画传/周时奋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 1

(大雅中外艺术大师画传丛书)

ISBN 7-80603-669-5

I. 八... II. 周... III. 八大山人 (1626~1706)
—传记—画册 IV. K825.7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4998 号

大雅中外艺术大师画传丛书 八大山人画传

著 者 周时奋

丛书主编 詹丹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总编室 (0531)2060055-5420

发行部 (0531)2053182(传真) 2906847

网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厂 址 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 271000 电话: (0538)6110014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 (889×1270 毫米)

8.5 印张 插页 1 页 160 幅图 110 千字

印 数 1—7000

I S B N 7-80603-669-5

定 价 4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以宣發禁躁妄內則靜專矧是樞
機與氣出好吉凶榮辱唯其所自傷
易則詆傷煩則支已擇物特出情
來違非法不遁欽哉訓詞 言箴 招
人知我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
為順理則裕後欲唯危造次克念哉



前言

詹丹

如果确如某些人所说，八大山人作为一个疯癫画家可以拿来跟荷兰的大画家凡高做一些类比的话，那么，这种疯癫的根源，却是很难相提并论的。凡高的疯癫可说是一种生命燃烧的结果，是对生活深刻体验的必然，是人生的大喜大悲的具体表现，而八大山人的疯癫却决非如此。

因为特殊的王族身份，因为所遭遇的天崩地坼的巨变，因为一种心灵的特殊状态和险恶的实际生活环境，使他的疯癫成了一种逃避，不妨说，他是一逃于疯，二逃于禅，三逃于画。并且也最终落实到具象的绘画中。在逃避中，他的痛苦、他的不满、他的无奈，他的种种难言之隐，一流露到画面上。

在凡高的作品前，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一种滚滚而来的生活的热浪，在八大山人的画作前，却被一种因为离群索居而伴随着的或者阴冷孤寂、或者平和恬淡的气息所替代。

如果后者仍是一种美的话，其境界，与凡高的画作显然有了天壤之别。

此外，从需要为画家撰写一部传记的写作者立场看，两者也很难有多少可比性。

我想说的是，为凡高写传记的美国作家欧文·斯通是幸运的，因为凡高画得多，说得也多，单是他写给弟弟提奥并且正式出版的煌煌三大册书信集，那种事无巨细的陈述，已足够将他短暂一生的最重要阶段（除开在巴黎与提奥同住的日子），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行动轨迹和心路历程。相形之下，八大山人尽管也画得多，但是言说得实在太少，甚至干脆不说，如同他贴在自家门前的那一个大大的“哑”字。无怪乎他的传记作者要以“谜一样的八大山人”作为全书的序章了。在明确了自己工作艰难的前提下，作者对八大山人的身世和他的画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其取得的或多或少的进展，犹如猜谜知晓了谜底，又如破案获取了线索，我想，当他把这一切形诸文字时，其内心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因为文字材料的欠缺而说写八大山人的作者是不幸运的，恐怕也会是一种皮相之见吧？但其中的甘苦，我们旁人是无法详知的。

当然，《八大山人画传》毕竟是一部传记小说，所以这里既需要深入的研究，也需要合乎情理的大胆想象，正是在这方面，作者充分发挥了一个作家在驰骋想象和驾驭文字的优势，使得这部作品保持了相当的可读性。不过，即便如此，在八大山人一生的某些阶段，研究不果、想象没有施展而留下的空白依然存在。对于这种状况，我想无论是从画传作者或者读者的立场来说，倒是不需要觉得有多大遗憾的，因为，追求一种纯透明的境界或许本来就是徒劳，而对八大山人来说，他生命中留有的空白、混沌之类的感觉应该是与他的画作相映成趣的。八大山人是一个惯用简笔的高手，其绘画的思想理路，或许可以上溯至唐代南宗禅学的“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的那种尚简之风。而传记作者在作品中，也有意识地点出了八大山人以禅入画的意趣，那么，其中的空白、神秘、混沌处，不是可以吸引着读者进入一个拈花微笑、悠然心会的微妙世界吗？在这一点上，不但画与传记文字是息息相通的，而且，附于画下的评点文字，挣脱了严谨刻板的学术文章的束缚，呈现出要言不烦、点到为止的灵动之气，可以说，在禅的机趣中，传记文字、绘画作品和相关的点评三者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2002年11月13日于上师大文苑楼

平西水牯

中書省印信之區及吏
安平為余守以時年二十有八

客味雖來把个予袖資些不是教不教
或个激起話罵何處河堤路邊捐動
予法未遇人苦淚獨位

彼七弦初上琵琶絃而門戶之無備莫足悲也
世人到頭不換來時語今朝且喜當行實道
翁莊靈市山 戊子十月有題

萬能靈市山
戊子年秋自題

萬能靈市山 戊子年秋自題

子法東選人皆漢儒也

一、此書乃一書目凡有書目者必以此書爲第一
二、此書乃一書目凡有書目者必以此書爲第一
三、此書乃一書目凡有書目者必以此書爲第一
四、此書乃一書目凡有書目者必以此書爲第一
五、此書乃一書目凡有書目者必以此書爲第一
六、此書乃一書目凡有書目者必以此書爲第一
七、此書乃一書目凡有書目者必以此書爲第一
八、此書乃一書目凡有書目者必以此書爲第一
九、此書乃一書目凡有書目者必以此書爲第一
十、此書乃一書目凡有書目者必以此書爲第一

今世之有文者，他如漢書、晉書、
 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魏書、
 北齊書、周書、隋書、唐書、
 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
 清史、各書之有文者，皆其書之
 體裁，而文則其書之內容也。

生在西河臨浦有穿過縣溝會同
有開會作濟西供狀疏。然若表
家之通誠。得之。人。屋。華。漢。道。差。

○ 爲小者个而名字一也
且其之間山下無个而起字又已
二一亦个也个个山社上社下
個个一也

林曉夫書於石鼓庵
何曾過何利為王河大故
此圖是王河大故



目录

1 谜一样的八大山人 序章

知道“八大山人”真实面目的人确实太少太少，他就像云里雾里中掩映绰约的高人，让人永远猜不透关于他的故事。

一名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的美国专家，在考察了大量的中国绘画珍品后，有人问他，你最喜欢谁的画？他毫不犹豫地说了：八大山人。

4 逃亡 (1644—1645) 第一章

明朝的迅速灭亡对关内的老百姓来说，无异于天翻地覆的大事，而对于明王朝的王室，那更无异于一场天进地裂的灾难。我们这部传记的主人公朱耷，就是这个庞大的王族中的一员。这一年，他才19岁。

26 山隐 (1645—1649) 第二章

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山壁陡峭，飞泉流瀑，如果不是战争，肯定是个游览胜地，只是现在一片萧条。但是不管如何，这确是称得上是一处闹中取静的地方，对于避祸逃难的人来说，清静隐蔽比什么都重要。

66 灯社 (1653—1660) 第三章

他努力劳作，希望自己的孤独感能够有所排遣。可是事与愿违，心灵的孤寂是无法用体力的消耗来填充的，反而带来更为深刻的孤寂。

106 耕香院 (1661—1679) 第四章

透过从老树上挂下来的青藤，可以看到中秋的月亮。那月亮很大很亮，让人动心。一群山鸟扑打着翅膀，从月光下飞过。

140 临川 (1679—1680) 第五章

同时收到邀请的还有传綰的好友和道兄饶宇朴，这使苦闷与彷徨中的传綰感到由衷的高兴。胡知县的来信说，他新建的“梦川亭”将于四月初八落成，到时候，要举办文士雅集，希望他们务必在此日之前到达。

162 北兰寺 (1680—1693) 第六章

八大山人走了过去。他什么也没有问，只用怜悯的目光久久地看着她。姑娘抬起头来，两汪泪水在眼眶里滚动着。

他只说：“孩子，咱们回家吧。”

姑娘哭出了声。

200 寤歌草堂 (1693—1705) 第七章

那么多的5月，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五光十色的图画。

现在，又是5月了，他老了，生命属于他的时间不会很长了，他获得了什么呢？

252 江雪 (1707) 尾章

江天万里，灰蒙蒙的一片素白。

那是一个净白净白的夜，惟有金川镇江边上的那艘小船，透出了一丝桔黄色的灯光。已经是子夜时分，那灯光如豆，还经久不熄。

两个人坐在船舱里彻夜长谈，时间唏嘘叹喟之声。

259 后记

262 生平编年简表

序章

谜一样的八大山人

朋友，你面前的这本书，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本关于八大山人的画传，所以，我想由衷地提醒你，它肯定有收藏价值。

之所以成为第一本，那是因为这位称之为八大山人的人，他太神秘，让人所知的太少。许多人都做过努力，想再现这位伟大画家的生平，可是，他给予人的形象实在太朦胧，太支离破碎了。

他是一个显赫的王族，但是却遭逢了王朝的覆灭，只身在兵燹废墟中奔走呼号……

他是一位贫困潦倒的隐士，可是学富五车，无从施展……

他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可是毅然离开自己的佛寺，去过飘泊云游的流浪生活……

他是一位市井中可笑而可爱的疯子，许多人纠缠着他，那是为了得到他的一帧画作……

他是一位可怜的老人，靠卖画聊度风烛残年，说不清他是如何离开这个世界……

总之，谁也说不出关于他的完整的故事。

不止这些。他的那些充满禅机而含蓄晦涩的绘画，总给人以画外还有无穷意味的印象；他的那些“白眼向天”的鸟儿，那些丑陋的怪石、干枯的荷花、直直地瞪着眼珠的鱼、双目墨黑的猫，让人说不出他的心里到底在想着什么。人们喜欢他的画，却又说不清他的画意。

还不止这些。他那莫名其妙的题诗，仿佛话中有话，又仿佛梦呓痴语，太艰涩、太难解，也太引人想去破译它。

还远不止这些。他那古怪莫测的种种名号，那如符似咒的画押，那只有天干没有地支的记年方式，那让人直觉得是“哭之笑之”的签名，总之，他手中出来的一切，都如加密的电码让人不解而又忍不住想破解它。

更不止这些。他的后半生始终带在身边的那幅自己的肖像，时不时去写上一些谁也看不懂的话，但是他却视作生命，这里还藏有什么玄机没有破译？

……

知道“八大山人”真实面目的人确实太少太少，他就像云里雾里掩映绰约的高人，让人永远猜不透关于他的故事。

一名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的美国专家，在考察了大量的中国绘画珍品后，有人问他，你最喜欢谁的画？他毫不犹豫地说：八大山人。

又有一个真实的笑话是，某大学举办的智力竞赛中，有一道非常简单的题目：“八大山人是一个人，还是八个人？”结果都答不上来。

有人将他列为明末的“四大画僧”之一，有人将他列为明末最著名的“遗民画家”，有人把他视作中国文人画的顶峰，有人认为他就是中国画中泼墨花鸟技法的始祖，连齐白石老先生都自豪地称自己是他“门下的走狗”，也有人将他和荷兰画家温森特·凡高相提并论，认为这是一对世界最为璀璨辉煌的“疯人画家”，还有人认为他开创的艺术之路，是当代中国绘画的方向。

总之，他是一位伟大而神秘的人物。

这位伟大的人物，至今却没有他的传记，因为他太神秘。

这位神秘的人物，至今有许多人都在研究他，因为他太伟大。

他的画作作为稀世珍宝，被世界上许多博物馆、美术馆和私人所收藏；他的生平被海内外许多学者所重视、所研究，因此有人声称已经产生了一门新兴的热门研究学科——“八大山人学”。研究八大山人的不但有中国人，也有美国、日本、韩国及许多喜爱艺术的各国学者。

八大山人属于世界，属于人类。

今天，在众多学术研究、考证、分析、论证的理论成果基础上，八大山人的生平轮廓已经凸现，他那神秘的面纱开始慢慢揭开，就在这样的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用他的生平碎片，来拼凑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

也许这个故事还太简单，但是毕竟是第一次尝试着把它说完整。

也许以后还有人会更详尽、更真实地再讲述这个故事，但是我们的第一次讲述，仍然有它的意义。

那好吧，朋友，恭喜你有幸第一次听到关于八大山人的完整的故事，包括里面“真实的谎言”和荒唐的真实。

我们的故事，这就开始了。

第一章

逃亡 (1644—1645)

(一)

公元1644年，在中国的王朝纪年中这一年被称为明崇祯十七年。

春天，李自成的“大顺军”攻破了北京城。就在城破的前夕，明朝的第十七个皇帝朱由检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爱妃和心爱的女儿，然后仓皇逃出紫金城，吊死在宫城后面的煤山上。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打起“复仇”的旗号，大开关门放入清兵。“大顺军”被满洲的铁骑驱逐出了京门，山河从此易主。

明朝的迅速灭亡对关内的老百姓来说，无异于天翻地覆的大事，而对于明王朝的王室，那更无异于一场天迸地裂的灾难。我们这部传记的主人公朱耷，就是这个庞大的王族中的一



传繁写生册之一《西瓜》

员。这一年，他才19岁。

19岁的朱耷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这一年的初夏。他并不住在京城，而是住在离京都二千多公里外的会城南昌。

按王族的世系算来，朱耷是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的第十代裔孙，他们家在南昌的第一代祖宗朱权，正是这位显赫的洪武皇帝的十六皇子。皇家不像寻常百姓，一家人可以亲亲热热地住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皇家的生活本身就是政治。因为皇子都是皇帝的血缘子嗣，按理说都有资格继承大统。然而当老皇帝选定了自己所钟爱的某一个儿子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也就是册立为太子以后，其他的皇子最好都远远地离开京城，免得惹事生非。当然，皇子们都是在很体面地被册封为王爷以后，才举家搬到他们的封地去的，没有皇帝的召唤，还不能随随便便就跑回京城来。理由当然也很堂皇：他们在各地为帝国的政治中心构筑了一道坚固的“藩”，也即是一道保护国家利益的篱笆，这是他们重大的政治责任。因此，他们就被称之为“封藩”或者“藩王”。当朱元璋最后选

定自己的大儿子朱标作为太子后，太子的第十六弟朱权，就被册封为宁王而先安排到大宁，然后于永乐元年移藩到江西的南昌，从此世代安居在此，再没有离开。

初夏的天气开始闷热。梅子黄了的时候，正是淅淅沥沥的雨季，坐落在会城西门内的宁王府——这时候已经改称为弋阳王府了——在这绵绵的梅雨中显露出一付萧瑟破败的景象。当朱耷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将消息迅速告诉给他的父亲、老王爷朱谋鹄太冲先生。他急急地穿过残红褪尽的花园，跑进了父亲的书斋兼卧室“鹿洞轩”。这时候，他突然意识到父亲正在重病中，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到父亲的床边，悄悄拿起一把老旧的芭蕉扇，就着熬药的小炉子坐了下来。他一边扇着药炉子，一边听着窗外屋檐下滴滴答答的雨水声，努力使自己那颗疯狂了的心镇定下来，那怕只获得片刻的宁静。去年入冬以后，老王爷太冲先生的病一直不见好转，而且仿佛已有了膏肓的感觉。朱耷心里嘀咕着，该不该把刚刚听到的那桩天崩地裂般的消息告诉给父亲呢？

太冲先生闭着眼睛正躺在床上，半天没翻过一次身。这时候，他忽然睁开了眼睛，目光炯炯地看了看正在床边熬药的儿子，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父亲，您醒了？”朱耷忙起身走到床边。

老王爷微微地翕动了一下嘴唇。

“您一直就没睡着过？”朱耷凭感觉就知道父亲在说什么，多年来，他已经能够轻易读懂父亲的唇语，“我看你今天好像是好了些了。”

老王爷没有再翕动嘴唇。

老王爷是个哑巴。这是先天带来的语疾，他从小就不会说话，可他又是极端聪明的人。他的父亲也就是朱耷的祖父贞吉先生自幼就指物引类，比比划划地教他识字，不久就通达了文理。再不久他就学习画画，山水花鸟都成了他的擅长，笔墨之间明显地带有文、沈、周、陆这些明代绘画大家的风范气度，他的画名也就越传越大。四方好画者都纷纷前来求画，当然有的人是真的赏识他的才能，但也免不了会有人只是因为 he 是一位显赫的王爷，一位当今皇上的族祖，才慕名来凑这个热闹。总



传策写生册之二《芋》

之，老王爷的房间里堆满了求画者送来的宣纸素绢。他是一个诚实人，他答应了人家的请求，就一定会办到。于是老王爷不分昼夜地画着，可谓孜孜不倦，以致最后累倒在画室里，从此一病不起。

老王爷起早贪黑地画画，除了要还清欠着别人的画债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那就是他需要用他的“润笔钱”来补贴家用。虽说王族都有封爵的“食禄”，但那也不是可以无限制地享用花销的。按照洪武朝的钦定，亲王每年食禄一万石米，郡王两千石，下递到辅国中尉，每年也就只有二百石了。这是开国初期的定例，到了泰昌年代，王室的子弟实在太多而不胜负担，因此食禄就越来越少。老王爷朱太冲现在每年也就只能得到一百来石米的食禄。

其实真正按爵位而言，老王爷只是一个“镇国中尉”，或者照当时老百姓的习惯叫法，应该称做“尉爷”，他的父亲贞吉先生袭封的也只是奉国将军，但是他们住的王府却是有正经来历的弋阳王府。

当初太祖皇帝封王子十人为亲王，规定亲王的嫡长子仍然承荫袭封亲王，次长子及庶子却只能封为郡王，郡王的儿子授镇国将军，孙子授



传繁写生册之四《芙蓉》

辅国将军，玄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以下授奉国中尉。按照这样的规矩，宁王朱权当初封藩为亲王，他的儿子也就是朱权的二世祖朱磐炆承袭为亲王；三世祖朱奠埏于景泰二年始封为郡王“弋阳王”，四世祖承袭，五世、六世祖依次为镇国将军和辅国将军，七世祖就是朱权的爷爷贞吉先生，成了他们家最后一位将军。以后就是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和奉国中尉。按此例规，朱权倒是正式授了辅国中尉的，而且他的儿子后还能授予奉国中尉，是个小“尉爷”。

因此，宁王府就在景泰年代以后改称为弋阳王府了，哑巴尉爷太冲先生世居于弋阳王府，是当今王府的主人，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那自然也就是王爷了。而且按照王族的行辈排列，他还是崇祯皇帝的族太叔祖，比皇帝大了四辈，这在当时活着的王族成员中，恐怕是最高的辈分了，因此更理所当然地受到“老王爷”的尊称。然而，血统的显赫并不能解决生活的拮据，哑巴王爷朱太冲只能努力卖画来补给家用，实际上，他已经是个靠卖画持家的画匠了，但是作为一个贵族，无论如何，王府的

架子还得有人撑着呢。

老王爷的嘴唇又微微的颤动了一下。

“父亲，你是想见见冲儿？”朱耷听出了老王爷的意思，就叫身边的下人立刻到内堂请夫人携孩子过来。

老王爷从被筒里伸出枯柴似的右手，用手指掐算了一下，动了动嘴唇。

朱耷仔细地阅读着父亲嘴唇的动作，父亲开始用唇语说话了。

“父亲，你是说，今年是甲申，甲申乙酉泉中水，是不是？”他一边翻译着父亲的唇语，一边继续阅读老王爷正在“说”下的意思，“你是说，甲申就怕三月戊辰遇戊子、己丑，大林木遇霹雳火，泉中之水救不了大火？”朱耷一边翻译着父亲的唇语，一边在心中推算着戊子、己丑的日子，忽然心头不禁一惊：19日！父亲如何知晓这3月19日，难道真是测算，抑或有些什么耳风刮到过？他抬起头来认认真真的打量起父亲那深不可测的目光，整整看了好一会儿。

这时候，朱耷的少夫人贾氏抱着儿子议冲来了。

贾氏刚要例行请安，太冲先生摆摆手：“坐吧。”

贾氏默不作声地坐到了一边。这位18岁的贵族少妇长得雍容端庄，端庄中透着娴宁静淑。这时候，她正逗着怀中的孩子，要小冲儿向老爷爷问安。

老王爷的目光盯住了孙儿的耳朵，过会儿又看看朱耷的耳朵，一笑。朱耷一下明白了。

“父亲，你是说冲儿的耳朵很像我小时候？”朱耷边说边摸了一下儿子的那副奇大的“顺风耳”，摇了摇头，“此乃父之相也。我一生下来也是一副大耳朵，还是父亲你按照《集韵》上的说法：‘大耳曰耷’，给我起的这个耷字，以此为名。”

老王爷微微地点点头：“19年了，——他用唇语说着——弋阳本支到冲儿该是第十代了，十代，苦苦难难不容易啊。”老王爷说着这话的时候，双眼噙着泪花。

朱耷还想尽量地调剂一下谈话的情绪，免得老王爷太感伤：“父亲，你不知道，这个耷字不但有《集韵》上的雅解，它还有一个俗解呢？”他故意说得很神秘，想把父亲的想路引到另外的兴趣上去，“你知道，这